

《乡土中国》，费孝通著

注：读书笔记仅做记录，可读性较差。

一本好书能启发思考，而且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其中每一个重要的观点都能在娓娓道来之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毫无意外，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社会学经典做到了。

一种思想是否值得认可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，费孝通先生在提出本书的观点还是上世纪40年代，难以想象，80年后的今天，书中的观点迄今各处流传。

书中提到的差序格局被很多人奉为书中精髓，其实除了差序格局，书中还用了大量篇幅描述礼治与法治，除此以外，对家族，对权力，对政治都进行了独到的论述，这些都是乡土中国留下来的宝贵财富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今天的中国日新月异，再加上现代化的影响，如今有时候我们不能用纯粹的乡土角度去看待中国，但是乡土社会相对较慢的社会继替，对今天的我们快速的社会变迁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本书重点论述了社会，但是对个体人的描述相对较少，这也是费老自我认识中认为的见社会不见人的瑕疵，但这不影响我们用乡土去认识中国的古代、今天和未来。

◆ 乡土本色

个人觉得这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方社会比较非常真实的对比写照，乡土本色依托村落，维系平衡依赖礼俗。

用Tönnies的话说：前者是Gemeinschaft，后者是Gesellschaft；用Durkheim的话说：前者是“有机的团结”，后者是“机械的团结”。用我们自己的话说，前者是礼俗社会，后者是法理社会。

◆ 文字下乡

前面对“愚”的描述太精彩了，愚是对个人的评论，但很多时候，不知道某个东西，不会某个操作，不是愚，只是知识不及，这是学习和社会环境导致的差异，绝对的愚人非常少，看待任何人，都不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去以偏概全。

这样看来，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，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，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。

◆ 再论文字下乡

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共同经验。有时候当我们具体说文化是什么时，经常难以说清楚，可它的确就是存在的。个体离不开团队、社会的文化，而且文化需要靠学习，不能靠本能。

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。

这里有点能理解为什么叫“文字下乡”了，难道乡下就没有文字吗，费孝通老先生的观点认为，还真是这样，文字出现的本意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传世的经验，是一种沟通的媒介。而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，前人每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脚印，后人跟着脚印走就好，何必需要语言。只是现在虽在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和信息迭代的加快，经验传递需要更高效的传递媒介。

这样说，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，怎么会有文字的呢？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，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。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，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。

◆ 差序格局

中国人对家的内涵要丰富很多，不管是家里人，一家人，还是自家人，不同的词，都有家，但是表达的意义明显不同。我们对家的定义是一种关系，一种别于同事、同学等其他社会关系的关系。结合这个关系，就是作者提出来的差序格局，在不同唯独上激起的一层层涟漪。反观西方，他们对home的定义就要单调很多。

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白呢？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。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。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。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。

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这种礼来源于亘古的文化，现在有时候看来攀交情、走关系有失公平，不过中国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礼制国家，这种文化甚至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重要力量。随着现在社会发展加快，很多礼法变化较滞后，所以现在开始了丰富的法治，不过两者同样重要。

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食费的西洋社会里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。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。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。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，而是权利问题。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，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、讲交情。

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似乎是小学就会的句子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对这句话的感触也越来越深。费老这里用差序格局解释，又有了点新的味道，如此来看，论语中的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等等这些都是在描述我们应该怎样运营我们的差序格局，有意思。

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，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。

◆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

从小开始背论语，不过好像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论语表达的意思，又或是只知其意不知其义。反正从这里看以前是没有真正理解仁，这里还让我对礼治有了一些新的理解，为什么中国古代礼治多于法治，根源在于乡土，古代中国建立于农耕群落，开始于私人社会，维系这种私人关系更需要情，而非法。这个西方的团体格局差异太大了。

孔子有不少次数说“不够说是仁”，但是当他积极地说明仁字是什么时，他却退到了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“恭宽信敏惠”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。他说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——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

◆ 家族

家庭的大小取决于关系的复杂程度，一对父母养育了七八个孩子，他们的关系只有两种（夫妻，父母子女），而对于公婆儿媳的家庭，关系就要复杂很多，要不也不会有中国诟病已久的婆媳关系了，越复杂的关系维系成本也就越高。

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，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，而是在结构上。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并不构成“大家庭”的条件，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却不能称之为“小家庭”。在数目上说，前者比后者为多，但在结构上说，后者却比前者为复杂，两者所用的原则不同。

◆ 男女有别

其实这种对比来看，亲情才是永无止尽的探险，爱情、友情都可以停留在某一个了解程度上，而费老这里说的恋爱是无止境的投入，可能是已经把恋爱放入了亲情的范畴，因为只有到了亲情，才能到达不可停止的程度。

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。恋爱是一项探险，是对未知的摸索。这和友谊不同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，恋爱却是不停止的，是追求。

◆ 礼治秩序

这里对礼和法的描述堪称经典。礼和法都是一种行为规范，一种判定某一行为对与不对的准则，这也是礼治和法治分别在东西方盛行的原因，不同之处在于是什么维持着这种准则。中国起源于农耕，部落，族群，这种带有传统的乡土性沉淀下来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礼仪准则。

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。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，对是合式的意思。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，本和法律无异，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。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。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。“国家”是指政治的权力，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，部落也是政治权力。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。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。

◆ 无讼

在还没有官衙的早期社会，当发生纠纷的时候，是部族长老们一起评判是非对错，在那时，长老们的经验就是准则，在相对封闭的部族环境下，这种传承是可行的。一是准则稳定，长期不易变化，经验导向可解决大部分问题；二是准则可控，没有其他部族的参与，自己部族的长老即可判决，一旦有其他部族参与，单个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对错很可能会演变成部族之间的权力对抗。在团体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第三方公正处就出现了，衙门应运而生。

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，如果不知道“礼”，就成了撒野，没有规矩，简直是个道德问题，不是个好人。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老官，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，而不是折狱。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，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。

◆ 长老统治

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。很多父母美其名曰是为孩子将来考虑，动不动就用类似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来宣告自己的权威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如果是很多年前相对封闭的部落社会，成年人沉淀下来的经验的确会对孩子的成长有指导意义，不过今天，快速变化的社会中，孩童们对环境的变化或许比成年人更加敏感，用开放的态度去接纳，不只是对孩童，也是对所有的人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，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。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，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”（同上注）。

◆ 名实的分离

这个说法很巧妙，什么是安定，当社会变迁可以被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，就是安定。社会肯定会一直变迁，只是这种变迁的速度有快有慢，社会平滑的过渡发展才会有安定，如果出现跳跃式的发展注定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，也会带来不安定的风险，费老在这里用社会继替这个标准来度量平滑的过程，巧妙又高级。

乡土社会，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，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，因之它也是个很少“领袖”和“英雄”的社会。所谓安定是相对的，指变得很慢。如果我单说“很慢”，这句话并不很明朗，一定要说出慢到什么程度。其实孔子已回答过这问题，他的答案是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。换一句话来说，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。

再去看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真的是很让人佩服，三年无改，社会继替的感觉就出来了，这种对平滑变化的度量甚至更加清晰，虽然今天社会的变化更快，已不是三年不改就可以囊括的，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真的非常了不起。

乡土社会环境固定，在父死三年之后才改变他的道的速率中，社会变迁也不致引起人事的冲突。在人事范围中，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，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。在这里不发生“反对”，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。

◆ 从欲望到需要

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，就是人们的欲望之与生存的表现，这样看来，乡土社会的关系比今天会稍简单一些。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，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，于是产生“需要”，因之有了“计划”。而这些需要，计划，让人们不再那么“单纯”的想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，并不是人们理性，而且因为欲望占据了上风，看起来心无旁骛，更多行为更加符合经济学规律，实则比非理性人假设更加不理性。

亚当·斯密说“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”会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的。

完 ~